

## 戰勝自己 戰勝困難

王健梅

昨日，正在單位上班。轄區內的幾名村民來到辦公室，說因附近建大橋，房屋有震裂現象，要求村裏去查看，給予解決。

按照村民的要求，我帶着相機到村民家中去拍照，看看房屋損壞的情況。

當我拍完幾家準備離開時，村民老王喊住我：「別急着走，我家還有三間廂房屋頂有裂痕，你得爬上屋頂看看。」我當時一聽，不由地犯了難。昂頭瞅着那四米多高的房屋，旁邊就豎着一把破舊不堪的小木梯。我穿着細細的高跟鞋，暗暗嘀咕：這麼高，我咋敢上去？我呆呆地站在那裏。

小時候，我就很膽小，自己站在稍高的地方往下望，總有一種搖搖欲墜的感覺，看到別人爬高爬低，就心生羨慕。後來知道，那是畏高症。

時至今日，雖然已身為人母，但是心中卻依舊對高的地方存在莫名的恐懼。

這時老王率先登上梯子，爬上了房頂，站在上面大聲對我說：「上來呀，又不高，我這麼大年紀都能上，你年輕人就不能上來？」我遲疑地走到梯子跟前，腳卻怎麼也不敢邁上梯子。這時，只聽院子裏等候拍照的村民小聲議論開了：「還村幹部呢，這麼矮的房頂都不敢上，看來只會坐辦公室喝茶了。」我聽後，臉火辣辣的。仰頭看看屋頂，老王正在上面看着我：「上來吧，沒事的，你看我這把年紀都不怕，慢慢地就上

來了。」下面有幾個村民已經走到梯子跟前。「小王，上吧！你看，我們這麼多人都給你『保駕護航』，你還怕什麼？」幾個村民扶着梯子殷切地望着我。

事已至此，看來我只有「逼上屋頂」了。我雙手握住木梯兩邊，雙腿剛剛沾上梯子，就開始哆嗦起來了，手心不停地冒汗，感覺太陽這時也變得不再溫柔了，直刺眼。上了幾級台階，我又想停下來，只聽扶梯的村民不停地鼓勵着我：「趕快上呀，再堅持一下。」看來已無任何退路，我只好硬着頭皮，雙腳繼續往上蹬，可是雙腿依然在不停發抖。硬撐了一會，兩眼偷偷往下瞧，頓覺得頭暈目眩。「你害怕高，那是你心理作用，再堅持一下，上來以後就好了，其實沒你想像得那麼可怕。」老王在屋頂上鼓勵着我。「是的，也許真的沒那麼害怕，可能是我有點太矯情，把爬高的恐懼放大了吧。」我自言自語。於是緊邁兩步，伸手拽住老王的手，最終踏上了屋頂。

站在屋頂上，想往下看卻又不敢，老想閉眼。「你看看，這邊裂的……」老王邊說邊指着屋頂。我只好慢慢地睜開了雙眼，拿起相機對着屋頂的裂縫啪啪拍了起來。不大一會兒，自己居然還不停地在屋頂來回走着拍着，寫着記着。此時，我驚奇地發現自己不再恐懼了，不知不覺間我已戰勝了自己。

其實，生活中很多時候就是這樣，往往把自己恐懼的東西無限地放大，總是先給自己內心上一道鎖，拒絕克服它。其實我們只要能戰勝自己，也就戰勝了困難。

## 陶淵明的古琴

顧農

《晉書》本傳說，陶淵明「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更早的《宋書》本傳也有類似的記載，只是簡略一點。

這樣看來，陶淵明可能是不大精通音樂的，家有一張古琴，其實不大彈，而且那琴也沒有辦法彈；有時象徵性地撫一撫，聊以寄意而已。我曾經想，這大約可以看成是他深通玄學的表現。設筌的目的在得魚，得魚即可忘筌；因此得意即可忘象、忘言；同樣的，意既已寄，也可以不管那琴上有沒有弦和徽了。達到預期目的乃是全部問題的關鍵，手段不過是手段而已，比較地不那麼重要。

彈有弦之琴可以寄意，撫無弦之琴也可以寄意，意既已寄，則弦之有無大可忽略不計。

但陶淵明鄭重其事地安排一張破琴

放在家裏，總是一件怪事。按他曾自稱「少學琴書」（《與子儼等疏》），作品裏也常常並列地寫下「琴書」二字，可見他是會操琴的；而後來竟然弄到「弦徽不具」，我會就此推測他大約不甚精於此道，成年以後特別是隱居之後，就將此事高高掛起了。我們自己小時候也學過一點琴棋書畫，因為不精，又沒有持久的興趣，漸漸忘卻；後來在塵俗裏摸爬滾打，為時既久，更乾脆不玩了——古人或者也有類似的情形；而高人也毋須一味高雅，為豆苗鋤草即足以見道，這也就是後來禪宗之所謂捨水劈柴，亦含禪味。陶淵明即使真的「不解音」，也不妨礙其為絕頂高人；正如酒量很差的人也可以是一位名士。俗務之中也可以有高級趣味——是否高人名士，主要看他有無洞見和玄心。

但是關於此事頗有不同的看法。可惜誰也沒有見過陶淵明的那張琴，有關的討論爭議恐怕只能不了了之。陶淵明曾經自稱「好讀書，不求甚解」（《五柳先生傳》），我們現在讀古書，弄不清楚的地方更只好放它一馬。

## 南京懷舊美食

純上

當代南京餐飲業不約而同都打「民國牌」，舉一二例子如下。

大牌檔走市井風。位於美食街獅子橋的店面光線昏暗，白晝也懸掛招牌菜餚的大燈籠。店小二為中年男子，穿長袍馬褂，稱顧客為客官。二樓有包廂，一樓大堂都用木桌木椅，擺上塑膠大樹，店堂深處一溜窗口出售南京民間小吃乾絲、豆腐腦、鹽水鴨等。顧客中學生模樣的年輕人不少，還有推着手提箱進來的，似乎剛下火車不久。大堂較嘈雜，還有人抽煙，大概接近大牌檔的原始風貌。

另一家食肆則偏重於「小資」人群。店面在鼓樓紫峰購物中心的商業綜合樓三樓，皮革火車椅，臨窗能瞧見萬家燈火。頂頂垂掛玻璃風燈和一骨碌一骨碌的綠色塑膠膜。服務員多為二十來歲的小姑娘，上身月白短襯，下身繫黑色短裙，梳兩條小辮，一副民國女學生打扮。時不時還有穿青花布短襯、繫圍裙的大娘模樣的服務員手捧竹籃，叫賣「馬頭牌冰磚」等小吃。

此食肆的裝修更高大上，商場通往餐館前台的走廊裏別具匠心地豎起十幾個連排狹長屏風。顧客走近就能看到每個屏風頂端各有一枚放大的木製「中國象棋」，上面分別刻有瘦金體「榮、

米、油、鹽、醬、醋、茶、琴、棋、書、畫、煙、酒、花」等字樣。「象棋」下有一小龕，陳列器皿、食材模型，外罩玻璃。再下面、佔據屏風一大半面積的是彩色海報，介紹當季菜品和特色小吃，比如紅糖發糕、茶饅卷餅。顧客吃完出門，能看到屏風另一面鐫刻的南京古名，如建業、金陵、秣陵、應天等，暗示南京「十朝古都」的身份。相應地，這裏的價位也比大牌檔略高。

這兩家店都生意火爆，吸引本地、外地人光顧，但兩者都非南京餐飲老字號。菜式大同小異，都供應鹽水鴨、糖芋苗、菊花腦等，符合大眾心目中對南京菜的認知，但同時又引進了改良後的粵菜、徽菜甚至川菜的小吃與菜餚，如蝦餃、榛子酥、臭豆腐，以吸引口味日益開放的年輕顧客群。因此，在兩家消費更多的是吃「氛圍」，吃「裝修」，稱之為「時尚懷舊美食」也不為過。

也許，對民國的懷舊本身就是一種時尚。歷史真相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民國這個字眼代表的某種生活方式：精緻、華麗，小資，優雅。這種生活方式當然需要中產或以上收入的支撐，但也從側面折射出當代人對社會飛速發展的暈眩感，對寧靜、豐腴的精神生活的幻想。有人說「民國不是一個年代，而是一種人生階段」，懷舊美食追求的那種「本真」更多是植根於當代社會的消費需求吧。

## 漫談地名入詩

馬浩亮

人生  
在線文化  
仕錦

詩可以興，可  
以觀，可狀物，可  
言志。情之所鍾，  
興之所至，舉凡日  
月星辰、山川河流  
，花草樹木、鳥獸

蟲魚，無不可入詩。久而久之，江南塞北

、淮左海右的那些大都名邑、古郡邊城，

也都入了詩人們的法眼。

這類包含城市名的詩句，許多都已傳  
誦千年。「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  
天山路」（岑參），「都護軍書至，匈奴  
圍酒泉」（王維），一種大漠孤煙、鐵馬  
冰河的肅殺撲面而來。及至「姑蘇城外寒  
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張繼），「春  
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孟郊），  
更覺古人文天成、妙手偶得的神奇。  
楓橋夜泊，必是江南水鄉，日間煙花喧  
盛，夜間萬籟寂寥，小橋之旁，輕舟之中，  
目見月落，耳聞鳥啼，才更覺愁緒滿懷。  
設若換作「汴梁城外」、「武昌城外」，  
便了無生趣。同樣的，唯在盛唐帝都長  
安，策馬驅馳天街，才得意得夠盡興，恣  
睢得夠瀟灑，也更讓人體會「天下英雄入  
吾彀中」的氣派。

中國的城市，以「州」、「陽」命名  
的最多，而城市名入詩，也以含這兩字的  
地名為最多。無論以量以質，皆可推揚州  
為首。

隋煬帝楊廣爲了長醉揚州，不惜奴役  
百萬人民，開鑿運河，最終也終在此地身

名俱滅。「人生只合揚州死」（張祜），楊廣做到了，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徐凝），其他地方，孰敢與之相比？淮左名都，竹西佳處，二十四橋，瘦西湖畔，賺取了多少才子佳人的胭脂淚，埋沒了多少富商巨賈的鉅金窟。於是，有人要「煙花三月下揚州」（李白），有人要「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殷芸），無論是上

是下，揚州就是歸宿，精神的，物質的，文藝的，市儈的，都念茲在茲。

杜牧算是對揚州最爲痴情者之一。「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時間上的「十年」，空間上的「十里」，其對這個溫柔鄉、理想國的深情寄念，表露無遺。至於後來姜夔不只一次地感嘆「十里揚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說」，「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後者的詞牌就叫作「揚州慢」。

揚州之外，最富於韻致的州城入詩，當屬白居易「江南憶，最憶是杭州」，以及湯顯祖「一生痴絕處，無夢到徽州」。如今，這兩句詩幾乎已經成爲當地的首選廣告語。惜乎徽州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更名爲黃山市，令這一飽含歷史文化底蘊的地名幾乎淡出公衆視線，多年來一直飽受詬病。近日，《人民日報》刊文呼籲不妨恢復徽州，畢竟，沒有「徽」，哪來「安徽」。設若最終實現，則湯顯祖泉下有知，亦當欣悅。

至於其他的「州」詩，如蘇東坡貶謫黃州，便一口氣留下了「黃州小郡隔溪谷，茅屋數家依竹葦」、「黃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辭遠」等衆多佳句，使這一鄂東小城在文學史上留下了最爲濃重的一筆。而黃庭堅遊隨州，則逸興勃發，不吝溢美地「詩到隨州更老成，江山爲助筆縱橫」。

「陽」字地名入詩的數量絲毫不遜於「州」字，洛陽、衡陽、襄陽、岳陽、漢陽、潮陽、南陽、淮陽，皆有詩可尋。或追古懷今，「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司馬光）；或憂國思鄉，「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范仲淹）；或豪邁雄渾，「樓觀岳陽盡，川迥洞庭開」（李白）；或嘆息悽愴，「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崔顥）；或閒適悠然，「襄陽好風日，留醉與山翁」（王維）；或沉鬱悲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陽路八千」（韓愈）。

不過，要談到城市名入詩的「最高境界」，當屬清末的一句佚名詩。滿洲親貴志銳，字伯愚，其妹就是被慈禧命人推入井中的珍妃。當光緒尚未被囚瀛台，珍妃集萬千寵愛在一身之時，志銳自然也跟着飛黃騰達。珍妃被黜後，志銳旋被貶任萬里之外、西北大漠的烏里雅蘇台參贊，孤蓬衰草，苦寒異常。京中好事者遂作一七絕，首二句云：「一自珍妃失寵來，伯愚烏里雅蘇台。」五字地名入詩，不僅空前，恐亦堪稱絕後。



古代很多騷人墨客都喜歡將揚州入詩

網絡圖片

## 拿破崙與三個海島

高秋福

拿破崙到厄爾巴島幾個月後，他的母親、妹妹以及波蘭裔情婦瑪麗·拉平斯卡相繼前來探望。他們不但給

獨處孤島的他帶來極大精神安慰，還給他帶來不少法國政壇資訊。他獲知人們對波旁王朝復辟甚爲不滿，壓抑在心中的革命烈火不禁復燃。次年初，反對波旁王朝的人士喬裝水手前來，向他詳盡稟報巴黎政壇情況，希望他回去「發動一場革命」。他當即徵詢親人和心腹的意見，他們均表示支持，只是擔心勢孤力單，行動能否成功。他滿懷自信地告訴他們，他的名字「就是千軍萬馬」。於是，二月二十六日深夜，流放厄爾巴島近三百天之後，他率領帶來的幾百名士兵，分乘七艘小帆船，悄然離開厄爾巴島，揚帆北上。

厄爾巴島附近的海面上平時總有英國和法國的軍艦巡邏，監視拿破崙的行動。可是，這天夜裏，沒有發現英國艦船，法國艦船倒有兩隻，但沒有攔阻。拿破崙認

爲暗有神助，不由心喜。他的人馬於三月一日凌晨順利抵達法國南部戛納附近海岸。政府軍得悉，當即前來攔阻。拿破崙高喊：「是我拿破崙歸來。誰膽敢衝撞皇帝！」政府軍看到來者果然是皇帝陛下，立即脫帽致敬，高呼萬歲。拿破崙馬不停蹄，揮師向巴黎進發。一路上，兵不血刃，農民競相投奔，政府軍紛紛倒戈，他的隊伍迅速擴大到七千多人，國王路易十八倉皇出逃。三月二十日，拿破崙再次登上皇位，開始史稱的「百日統治」。

拿破崙在巴黎重新現身震動整個歐洲。英國、奧地利、普魯士、沙俄等國再次聯合起來，聲明「拿破崙違反了確定他蝸居厄爾巴島的協議」，計劃拼湊七十萬軍隊，討伐「那個從厄爾巴島潛回法國的篡權者」。這時，拿破崙也以超乎尋常的效能，組織起一支近三十萬的軍隊。考慮到力量對比懸殊，他決定以攻爲守，首先調集十萬人馬北上，迎擊集結在比利時的英普聯軍。六月十八日，雙方在小鎮滑鐵盧相遇。結果，法國軍隊大敗，拿破崙倉皇逃回巴黎。英普聯軍窮追不捨，威逼巴黎

。六月二十二日，拿破崙眼見大勢已去，在楓丹白露再次簽署退位詔令，宣布「我的政治生命已經完結」，爲時近百日的第二次統治戛然而止。

拿破崙這次下野再也不能重返厄爾巴島。他先是暫居法國東北部的馬爾邁松，後得悉普魯士軍隊捉拿他，就逃到西部海港羅什福爾，想從那裏逃往美國。可是，英國艦船封鎖了所有法國港口，他出逃無門。七月十五日，無奈之下，他向英國請求保護，英國旋即應允，派船前來接應。可是，待拿破崙搭乘的英國船隻靠近英國東南部海岸時，英國卻拒絕他登陸。七月三十一日，英國正式通知他，不再承認他的皇帝頭銜，將他作爲戰敗將軍放逐到遙遠的聖赫勒拿島。此時，拿破崙才感到上當受騙，一再表示抗議。但英雄末路，抗議無濟於事，只有接受英國給他作出的安排。一八一五年八月八日，他同自願陪護的貝特蘭伯爵等四位將軍和十多名扈從，乘坐英國的諾桑波蘭號護衛艦南下，經過六十七天大風大浪的顛簸，於十月十六日抵達聖赫勒拿島首府詹姆斯敦。（中）



▲拿破崙率軍離開厄爾巴島回法國大陸



▲拿破崙舉行帝王加冕禮

作者供圖